

第八章 地攤文學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聽見這句話，範若若才想起來，自己與哥哥的對話全落到弟弟的耳朵裏，不知道小家夥如果告訴柳氏之後，會不會給哥哥帶來什麼麻煩，範若若臉上的冷淡之色全轉成了淡淡的擔憂，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思轍的眼光已經從震驚變成了些許佩服。

“怎麼了？”範閑詭異地笑望著他。

範思轍終於忍受不住這種看似柔情無限，實則無限冰寒的目光，哆嗦著說道：“我隻是很驚訝，這書是你寫的。”

範閑有些訥悶：“你看過這本書？”

在他的印象之中，前世時的人，如果在十二歲時就會看紅樓夢，愛看紅樓夢，那麼長大後一般都會變成文青或者是欺騙女文青的流氓。

“沒有。”範思轍趕緊搖頭：“看過一些，很沒勁。”說完這句話，似乎覺得稍微掙回了一點麵子，頭也抬的高些了。

“隻是先生看過，說...”他想了想，還是說了實話，“先生很是讚歎，說這作者詩筆有奇氣，胸腹有塊壘。”

這是兩句很高的評語，範閑並沒有臉紅，微笑說道：“所以你很佩服我？”

“我佩服先生。”範思轍想了想：“而先生很喜歡看你寫的書。”

忽然間他的眼睛裏發射出一種貪婪的目光，羨慕道：“而且我雖然不看，但知道現在市麵上，這個書稿是分卷賣的，每卷可以賣到八兩銀子。”

他點點頭，再望向範閑的目光就有些注視偶像的感覺：“隨便寫幾個字就能賺這麼多錢，真是厲害...我似乎有些明白，為什麼姐姐這麼崇拜你。”

“我沒有賺這個錢。”範閑隨意糾正道，心裏卻覺得怪怪的，對方對自己的感觀有所提升，居然不是因為自己的滿腹詩書，卻是因為自己寫的東西能掙錢。轉念一想，他就明白了，自己的父親司南伯等於是慶國皇帝陛下的財政私人管家，遺傳所致，難怪這小家夥似乎天生就有一份對於銀錢的狂熱喜愛。

範思轍搓搓手，狂熱道：“可是隻有你能寫，將來如果你願意掙這份錢，我可以入股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發現麵前的弟弟其實還是挺天真的，隻是可惜自己與他之間有利益衝突，雖然自己其實並不見得會對範家的家業有何想法，奈何柳氏的想法卻已經是根深蒂固了。

忽然間，他心頭一動，決定嚐試一下某種事情，畢竟是血脈相連的兄弟，有些淒慘的結局能避免最好還是避免一下。

“你還沒說到底為什麼跟著我，難道今天不用上學的嗎？”範閑心思已定，所以有興趣和這位異母兄弟聊些閑話。

範思轍年紀雖小，但卻不是草包，知道自己剛才流露的些許意思讓對方比較高興，所以堆出可愛笑容顫聲答道：“因為...媽媽說...哥哥能幹，所以讓我多陪哥哥玩玩，受些薰陶總是好的。”

範閑心裏歎息了一聲，心道裝可愛這招，天底下估計沒有人比自己用的更好，居然在自己麵前玩了起來，真可謂是範門裝羞，孔門論語。

他心裏明白，範思轍跟著自己，一定是柳氏的想法。但對方應該沒有必要對自己示好，就算察覺到了父親並沒有把自己僅僅當成利用品看待，也沒有如此莽撞的道理。

飯菜上來了，範閑動筷如風，在盤間一掃而過，筷尖奇準無比地每盤夾了些送入嘴裏，全不在乎身旁妹妹弟弟瞠目結舌的表情。

舔舔嘴唇，細品一會兒後，範閑點點頭：“京都的飲食確實不錯。”

範若若十分秀氣，隨意吃了些就停箸不食，半側著身子認真看那本紅樓夢。席上隻有範閑和範思轍在大快朵頤，範思轍越吃越鬱悶，心想小爺我長的比你胖多了，怎麼吃的卻沒你多沒你快。

範若若越看眉頭皺的越厲害，發現這書商出的紅樓夢與自己房中的那份並沒有太大差別，隻是扉頁前頭故意將多姑娘那段話摘抄出來，隻怕會讓京都看過此書的人們，都以為紅樓夢乃是一誨**之書。

範閑看見她神情，就知道她在生氣什麼，微微一笑將筷子擱在魚盤邊上，說道：“這隻是一種營銷手段而已，有什麼好生氣的？”此時兄妹說話的聲音漸漸大了起來。

範若若隱約猜到營銷手段是什麼意思，而範思轍則是聽的糊裏糊塗。

“比如一本書，人們在買之前，肯定會先翻翻講的是什麼，所以這前言、序、跋、楔子之類的東西，一定要清晰明了，不見得要求說清楚全書的內容，但一定要引起別人的興趣。”

範閑喝了口茶，繼續說道：“妹妹你生氣，是因為這個無良書商，將多姑娘那段擺在最前麵，而這段明顯不能說明這個故事的整體風格，反而容易讓一般百姓產生一種誤解，以為這故事是個***故事，對不對？”

範若若睜著眼睛，點點頭，心想如此噱之齒香的文字，被當作那種骯髒物來賣，難道還不應該生氣？

“可是書商是一定要這樣做的。”範閑看著妹妹認真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“如果讓我來做，我要比他們做的更過分。這一卷是十回，那就應該寫十個回目印在扉頁上，每回目下麵寫幾行最誘人的話，如此方能讓看客們心中癢不能撓，隻好將書買回家細細翻看。”

“比如什麼？”

“比如像多姑娘這種。”

“那這回怎麼寫？”範若若已經明白了哥哥的意思，微笑著指著書上一處，是第二十三回：西廂記妙詞通戲語，牡丹亭豔曲警芳心，這回講的是葬花前事，斷斷找不出來讓人臉紅心熱的辭句。

範閑嘻嘻笑道：“既然有豔曲二字，當然好寫，換成是我，就用裏麵那段...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，正在混沌世界，天真爛漫之時，坐臥不避，嘻笑無心，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。那寶玉心內不自在，便懶在園內，隻在外頭鬼混，卻又癡癡的...正看到落紅成陣。”

“然後再把坐臥不避，嘻笑無心，鬼混，癡癡，落紅這些字眼全數描紅。”

範若若低頭一想，發現果然如此，本是些隨意話語，但這般一組合，再加上回目上的豔曲二字，不免給人生出些遐想來的空間來。

她的臉微微紅了，低聲道：“原來哥哥常做這種不正經的事情。”

範思轍卻在一旁聽呆了，豎起大拇指道：“大哥，你實在是太有才了。”

範閑嘆的一聲，將嘴裏的茶全部噴了出來。

正此時，外廂卻傳來一個極為高傲的聲音：“哪裏來的妄人，滿心**邪，居然敢稱有才？”

（晚上還有一章，我個人是不願意改動情節的人，一切按既定方針辦，啾啾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